

一个酒吧歌手的“江湖”



图为舞台上的“老逗才”。(黄程 摄)

记者 黄程

“叛逆”少年闯出一片天

中秋节晚上七点，记者在“江湖”酒吧见到了“老逗才”。本是团圆的日子，却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到店里以后，“老逗才”先里里外外看一遍，然后召开员工例会，总结一下昨日经营状况，再吩咐今天的事情。

忙完这些，中间有一个小时左右的空间，“老逗才”才在酒吧后座坐下来与记者聊聊。他身形略胖，留着胡子，眉目之间有着跟他声音一样的沧桑。说起往事，“老逗才”感慨万千。十多年前，他从舟山偶然来到宁波，如今渐渐地搭建起自己的一方天地。在这里，他自由洒脱地唱着心中的歌，也在夜色中温暖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听众的心。

高考成绩还不错的“老逗才”，原本可以被保送至北京一所不错的大学。但在海边长大的他，一心想做个水手，于是放弃了保送，考进新加坡一家游轮公司。等一切准备就绪，就在上海办理签证时，又因为一些原因没能成行。后来他只身来到宁波闯荡，成了“甬漂”，这一“漂”就是十多年，现在在这里落了脚。

“当时把家人气得够呛，那时候真叛逆。”如今想来，这一切犹如在昨日，可“老逗才”没有后悔自己的“随性”，他笑道，“生活是自己的，要尽量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但是，这一路的“随性”走得并不顺畅，“老逗才”聊起了初期的“潦倒”，“刚开始什么都不会，只是喜欢唱歌，最早在海曙区一个酒吧唱歌，唱一首歌只能挣一顿盒饭。”

每天晚饭前到店开始忙碌，十点半上台演出一个小时，酒吧凌晨两三点打烊。这是外滩酒吧“江湖”的歌手兼老板“老逗才”的工作时间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没有例外。“我们也是服务行业，越是节假日越忙。”

今年36岁的“老逗才”是舟山人。在外滩，这个外号的名气远比他的本名“王旭旭”要大得多。“名字是我爷爷给的，他可能希望我长大后走仕途，可惜不小心踏偏了。”他笑着说。在舟山话里，“老逗才”有着不按套路出牌的意思。“我不喜欢被安排着生活，希望自己能够活得随性一点。”

“随性”是“老逗才”谈话中的高频词。他聊天时这么说，演唱时这么做，在他几十年的人生中亦是遵循此道。正是这种“随性”，让他潇洒地追逐着自己的梦想、构建着自己的江湖，不想被贴上任何标签。

自己选的路，再苦再累也要咬牙坚持。把自己的兴趣做成事业，他觉得很幸运，但也很辛苦。为了闯出名堂，他没日没夜地练歌、学习，用心去感受生活、去歌唱。渐渐地，来店里听他唱歌的“粉丝”越来越多，在外滩也有了名气，交了很多朋友。

六七年前，“老逗才”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江湖”酒吧，“店里的一切日常管理运行都是我负责。”说到这里，到了八点，演出开始了。虽然不是他上台表演，但是他要坐在台下观察舞台状况，还要招呼前来的新老客。

“虽然都是听歌，但是我的角度完全不一样，不像客人只是单纯地欣赏、鼓掌。”

光鲜背后的辛苦少有人知

晚上十点半，轮到“老逗才”上台演出了。他每次点上一根烟开场，成了他独特的“派头”。“老逗才”喜欢唱老歌，一个小时的演唱时间里，他唱了郑智化的《三十三块》、钟镇涛的《让一切随风》、李宗盛的《山丘》、张国荣的《玻璃之情》、迪克牛仔的《三万英尺》、林忆莲的《问》和《当爱已成往事》等经典曲目，赢得听众阵阵欢呼与掌声。

半个小时唱完之后，有十分钟休息时间。“老逗才”有些累了，但是并不觉得困，喝了一口水，他马上又和乐队讨论刚刚的一些细节和接下来的表演曲目，不时还有熟客朋友前来打招呼、敬酒。可他只是以水代酒，“我最早给自己定下规矩，不喝酒，一是为了保持大脑清醒，二是为

了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和嗓音。”“老逗才”说。

一个小时的演出结束，“老逗才”离开舞台，立马让工作人员给他按脖子，最近他的血压有些高，身体状态欠佳，但是他还是坚持每天演出。“这是一种态度，看似光鲜亮丽的舞台背后，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他带着疲惫说，有几次，他从宁大附属医院打完吊针，出了医院门就直奔店里演出，还有几次，下了舞台就奔急诊室。

已经快十二点了，这时候店里还有不少客人，对“老逗才”来说，这既让人开心又让人皱眉，有时候客人喝多了会出现状况，服务人员处理不了。“最晚的一次到早上七点多，不能赶客人啊。”

正常情况下，凌晨两三点打烊以后，他开车回到家，收拾收拾快四点，睡得睡不着，又翻来覆去想事情。长年累月昼夜颠倒的作息，导致他身体状态不佳。他认为这也是他至今还未成家的原因之一，“另外就是社会大众对夜场从业者的一些固有观念。”

“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给客人唱生日歌了，有时候我会想什么时候能给自己唱一次。”“老逗才”苦笑着说，“还是很小的时候在老家过的生日。”

开酒吧之后，有阵子感到累了，“老逗才”便歇了两年，用自己的积蓄，开着一辆越野车，把江浙一带走了个遍。“走走停停，去一些小地方的角角落落，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东西会无形之中融入音乐。”他说，人生经历多了，唱歌的味道也会不一样，“最近我看了很多老艺人的演唱会，从歌声中寻找感动，寻找方向，体味音乐人生。”

追梦的脚步未曾停歇

忙碌、辛苦的工作，并没有让“老逗才”忘记最初的梦想。最近，他每天抽出时间去健身房，努力恢复身体状态，计划把之前创作的歌曲录完，然后出专辑。

其实，这么多年来，有很多人找他合作，要把他推向更大的平台、舞台，但他觉得自己志不在此，婉拒了。他知道大的平台有更好的资源，但是那也肯定会成为束缚，影响他做自己喜欢的事。

“有舍有得，有得有舍。就像开酒吧一样，本来是为了能随性唱歌，刚开始确实如此，可后来慢慢成了枷锁，好像把我困在这里了。”“老逗才”说，店里的客人，都是比较会听歌的，长时间形成了习惯，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带病坚持的原因之一。

但是反过来想想，“老逗才”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虽然很累，但是很多人想累还没机会呢。”他去过很多地方，在宁波这样一座城市，有老外滩这么一个地方，是

很难得的，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片“乐土”。

大大小小近70家酒吧集聚于此，酒吧开开关关，驻唱歌手来来去去，潮流很多，高手也很多，但是“老逗才”和他的“江湖”不愿意随波逐流，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做好音乐。他经常跟店里的兄弟们说：“除了音乐，我们一无所有。”小小的舞台上，歌手乐队加起来有9人，每年成本很高。“老逗才”作为老板，一心想着大家能发展得更好，在老外滩乃至更大的范围内，大家都知道“江湖”的“老逗才”讲义气。在这片天地里，让他执着的，除了音乐梦之外，还有江湖兄弟情。

基层新群体

记者手记

与“老逗才”一样同为80后新宁波人，虽然身处的行业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在很多地方笔者与他有着相同的境遇和感受。比如说，中秋节我们都在异乡加班。而且，肯定还有更多的人亦是如此。

在宁波，从事音乐培训、商业演出、驻唱的歌手不在少数，但是并没有一个把他们聚在一起的组织或者平台，因此没有具体统计数据。但是他们在为自己的梦想奋斗的同时，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动人，背后的喜怒哀乐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让我们向每一个追梦人致敬！

葛招龙：让古建筑重现古韵



记者 孙吉昌
宁海县委报道组 陈云松

在宁海西店镇洪家村，有200多年历史的村祠堂曾经是村民的骄傲。然而，由于年久失修，祠堂破败不堪，成了村民堆放杂物的场地。去年年底，随着一支队伍的到来，这座清中期古建筑重现古韵。

近日的一个下午，记者走进洪家村祠堂。祠堂占地面积800多平方米，东西两侧是厢房，中间为戏台。记者看到，经过能工巧匠精心施工，东西厢房修复基本完工。

“再过两个月，祠堂修复工程可以完成。”葛招龙是宁海县级古戏台非遗传承人，也是这支队伍的负责人，他大多数时间泡在工地上。

葛招龙与古建筑结缘，和他

的爱好有关。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放弃学业，拜师学艺，成了一个木匠。学成出师后，他成为宁海木匠大军中的一员，走南闯北，辗转于甘肃、湖北、山东等地。做木工之余，葛招龙喜欢收藏器物，起先收藏红木家具、石材等，后来，又看中老房子，把拆下来的东西搬回家。由于风化、虫蛀和外力破坏等多种因素，旧家具往往出现缺损、损坏等现象。修复旧家具，对葛招龙来说，不过是一件热门熟路的事。

就在这几年，随着古村保护开发意识的觉醒，一批承载了几百年历史记忆、文化基因的祠堂、戏台等古建筑开始进入人们视野，但这些古建筑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门楼、柱子、大梁等构件已严重受损，亟待修复重现生机。

葛招龙毅然组建了一支古建筑修复队伍，成员大多是本地一些富有经验、技艺精湛的木匠、水泥匠、雕花工等。

在葛招龙看来，古建筑修复，要尽可能做到以旧修旧，不破坏其原有的格局。

2015年，葛招龙接下了一市

镇里岙村南一台的修复工程。这是一座有200余年历史的古戏台，四周彩绘，雕梁画栋，栩栩如生，代表着宁海古戏台的经典样式，但因风雨侵蚀，南一台出现了腐朽、脱落、漏水等现象。

在修复过程中，难度最大、任务最重的是对戏台藻井的修复。葛招龙和成员一起，不敢有丝毫怠慢。一个藻井的部件有近三千个，从藻井各构件的拆卸、编号、清洗防蛀处理，榫卯及雕刻件的拼合修复，再到安装，整个古戏台修复过程环环相扣，一丝不苟，历时3个多月。其间，央视《探索发现》手艺栏目摄制组专门前来，以这座古戏台的修复过程为背景，拍摄了纪录片《戏台藻井》，充分展现了葛招龙这支队伍的高超手艺和宁海古戏台深厚的人文底蕴。

对葛招龙来说，修复并不难，难的是找到合适的老木料。因此，除了跑工地，他把业余时间花在收集构件上，经常跟着藏友去收旧货，宁波、温州、福建、江西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葛招龙自家和租用的场地里，堆放着各



葛招龙在修复古戏台。(受访者供图)

式各样的老物件。

葛招龙说，修复尽可能要用同一时代的、同一木质的老材料，因为老材料最稳定，又能确保建筑风格延续统一。有一次，他带队修复梅林长寿村的一个四合院。那个四合院有9间房，门板、窗格等近一半缺损，需要大量老材料。为此，他用几个月时间奔走在各大拆迁工地，花了十几万元，买回十几年的各种老木料。

宁海历史悠久，古村落聚集，目前仅中国传统村落就有7个。古建筑虽多，但也面临着因风化颓败、坍塌的趋势。这让葛招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这几年，葛招龙陆续组建了四五支队伍，队员从最初的几个

人扩大到如今上百人，他们中既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老匠人，也有刚加入的新生代，以老带新，把老手艺传下去。眼下，这几支队伍同时在实施四个修复工程。

“每一件历史悠久的旧家具都包含着丰富的信息，记录着太多的文化记忆。”葛招龙说，每一次修复，他总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小心翼翼地用沿袭了几百年的传统工艺来恢复其中消失的片段。当一件尘封已久的残旧器物修复完毕，以完整的姿态呈现出来时，那种快乐油然而生。

葛招龙说，每一个古建筑都有自己的故事，而修复匠就是在重现、续写、守护这些故事和记忆。

“草根画家”

60岁“自学成才”画梅花

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崔宁 石婉玲

9月20日，一场献礼新中国70周年的画展在海曙区鄞江镇举行，展出的40多幅画作中，梅花虚实结合、疏密有致，或傲霜斗雪、或昂首迎春，让观者赞叹。而让人惊叹的是，画的作者、74岁的鲍光明60岁才开始学习画画，而且完全靠“自学成才”。

鲍光明出生于鄞江镇慈慈村鲍家堪自然村，他年轻时种过地、当过兵，后来在宁波海洋运输总公司的宁波至上海往返客轮上担任政委。“2001年，这一航线取消，我成了一名下岗人员。”鲍光明回忆，当年56岁的他闲不下来，希望找到一份“职业”，让他能忙碌其中并有所收获。

起先，鲍光明打算开一家餐饮店。他学做西点、中点，考出了厨师证书，但“非典”来袭，让他的计划泡汤。后来他又自学木雕，雕刻出几百件作品。一场车祸，让他停下了创作。在养伤的过程中，他静下心来思考，直到2005年3月，他决心将画梅花作为自己终生追求的目标。

“梅花不畏严寒傲霜独立，它还有‘梅开五福’的吉祥寓意，冲这个，我就喜爱梅花。”鲍光明说，他每天四点半就起床，背诵那些从书店“搜刮”到的关于画梅花的理论书籍，背诵两个半小时后，开始下笔作画，直到晚上8点半。“梅花有12大类型，老枝、新枝，盆景、山地、宫廷等各不相同，自己先将理论烂熟于心，同时还琢磨各年代画梅花的画谱和有关梅花的诗词。”

鲍光明记得，第一朵梅花他是画在报纸上的，整整花了两个小时。就这样每天勤学苦练，不知废掉多少报纸，10多天后，他画的一幅梅花作品被原单位推送到杭州参加评比，一举获得省级铜奖，这让他非常开心，更有了学习的动力。

如今，14年过去，鲍光明积累了600余幅自己的“拿得出手”的梅花作品，荣获了国家、省、市等各级奖项，其中有两幅作品还被收入2008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职工书法绘画摄影作品精选集》中。“如今我画梅花得心应手，脑子里一旦构思好，下笔很快。”鲍光明自信地说，最大的一幅长8米、宽3.8米的画作他三四天就创作完成。

在鲍光明家中，记者看到，这座两层小楼的家具很少，一楼三间房被主人改为梅花画作陈列馆，二楼则是他的画室。一楼墙上悬挂的作品琳琅满目，春梅冬梅、红梅腊梅、老干新枝……意境各不相同，配上有关梅花的诗词书法，相得益彰。

除了自家陈列着梅花画作，鲍光明还在鲍家堪村内的一些民居外墙上画梅花图，千姿百态的梅花成为村内一道独特的风景。为了能让这些画作不惧风吹日晒，颜色维持长久，鲍光明前几年探索成功用油漆画梅花，如今，这些露天画作依然光亮如新。

“我不串门、不打牌、不旅游，每天在画梅花中得到巨大乐趣。”鲍光明说，他的家乡鲍家堪村是宁波市历史文化名村，他希望将来能在村内开设一家梅花画作专题博物馆，馆内免费展出自己的画作，庭院内则种上各个品种的梅花，打造成为梅花景观园林，让“梅花”成为家乡的特色品牌，为家乡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助力一臂之力，而这一想法已得到了村委会的认可。



鲍光明在介绍自己的作品。(陈朝霞 摄)

